

昨天,失去妈妈的9岁孩子给记者打来电话:

阿姨,我终于找到爸爸了!



找到了爸爸,茜茜向记者做了个“V”字手势 快报特派记者 郑春平 摄

18日下午,快报记者作为志愿者随同南空某搜救团的直升机,在重灾区清平乡救出了一名叫钟茜的9岁女孩,她在灾难中失去了妈妈。她的哭泣和无助,深深触动着记者和战士们的心。19日,找到爸爸的茜茜开心多了,但是在她的笑容背后,却依旧还有那么多不能触碰的记忆。

强震给灾区人民精神的打击难以想象,特别是孩子,前一天还在爸爸妈妈膝前撒娇,第二天却突然遭遇了一场无法承受的噩梦,直到现在仍然梦魇缠绕。这样的心灵创伤如何才能抹去……



前一天,茜茜只顾一个人哭 空军报记者 贡道春 摄

哭泣的茜茜

小茜茜被救援战士抱上飞机,看不出丝毫脱离死亡威胁的喜悦。她在机舱内最窄的一个角落,蜷伏起身体。救援战士递过来一瓶水、一根火腿肠,她摇了摇头,一言不发。

“好孩子,你叫什么名字,几岁了?”我轻声问。隔了好一会儿,她抬起头——满是泥灰的脸上,全是泪水。“我叫钟茜。”她抽泣着回答,“今年9岁,二年级。”

“肚子饿了吧?阿姨给你剥巧克力好不好?”“谢谢阿姨,我不想吃。”她又埋下了头。

“这飞机上哪一个是你的亲人?”

“没有,就我一个。”茜茜突然大哭起来,“妈妈给压死了!爸爸在底下,不晓得怎样了……”

我和战士们再也不忍心问她什么了,泪水止不住地往下流。机舱里成了一个临时的捐赠点,战士们和我无言地把钱塞到孩子的手里,

她却只顾哭泣。

“茜茜不哭,一切都会好起来的,叔叔阿姨一定会帮助你!”我揽过她,任自己和她的泪水默默流淌……

“阿姨,看见我婆婆了吗”

茜茜的全部“家当”是一个粉红色的书包。她一直小心翼翼地背着它。战士们想把送给她的东西装进书包,一打开却吃了一惊:里面全是一包一包未拆封的香烟。

“这是我大爷的。”茜茜说,“大爷放到我的书包里的。”在四川话里,大爷就是伯伯。

“大爷吸烟?”

“不,他是开小杂货店的。这些都是他卖的。”

或许,对茜茜的大爷而言,这些烟还可以值点钱,在紧急关头都忘不了带出来……

突然,茜茜提高了声音问我:“阿姨,你有没有看见我婆婆?”上了飞机以来,茜茜第一次主动开口说话,只是,说起婆婆她哭泣得更厉害了!

“婆婆到哪里去了?”

“她受伤了,被解放军叔叔送到医院去了,我们找不

着她。”

“别担心,一定能找到的。婆婆叫什么名字?”

“叫孟仁秀。”这次,茜茜回答得格外认真,“孟子的孟……”

下了飞机,茜茜被一位医疗救护人员抱了过去,送上救援车。临行前,我追过去,大声叫着“茜茜,阿姨给你留电话,你一定要打!”

车已缓缓启动,茜茜接过我写的纸条,隔着车窗,小脸上依旧是无助和泪水。

救助站的工作人员告诉我,茜茜将会被送到设在绵竹市新体育馆的灾民安置点,那里已经安置了6000多名灾民。

“我找到爸爸了!”

19日上午10点多,在通往绵竹的高速公路上,记者突然接到一个陌生号码的来电:“阿姨,是我。”好像是担心我已经忘了她,她接着说,“就是昨天坐飞机的那个,茜茜。”

“啊,真的是茜茜吗?”我开心极了,忙问:“你在哪里?和谁在一起?有没有吃饭……”

“我很好,和爸爸在一起!”茜茜的声音里明显透着幸福和快乐,“我找到爸爸啦!”

“啊,太好了!阿姨很快就来看你们!”

挂了电话,我脑海里出现

了两个茜茜:昨天的、今天的。听着刚才电话里的声音,似乎一下子很难与昨天那个泣不成声的孩子联系在一起,“这才是孩子应有的声音。”我对自己说。

中午,我赶到了绵竹市新体育馆灾民安置点,一眼望去是密密麻麻的救灾帐篷。茜茜的“家”,在东边的一顶帐篷里,和其他两户人家在一起。

和昨天相比,茜茜完全变了一个样,小脸已经洗干净了,凌乱的头发也被束成了一个马尾。看到我,她怯怯地笑了。她的爸爸在一旁连声说:“谢谢你们,谢谢战士们。”

原来,茜茜和爸爸钟帮太一度分散,茜茜因为是孩子,首先被空军战士救出,而钟帮太后来也被直升机救援出来,到了救助点以后,他四处打听孩子的下落,父女俩终于在安置点团聚。

见到爸爸后,茜茜开心多了,但是钟帮太告诉我,现在还是不能跟她提到妈妈,一提到妈妈,孩子就会痛哭。他们的家彻底毁了,茜茜虽然还小,却时而会犯愁。

不过,和昨天相比她开朗多了,一笑就露出刚刚才换的门牙。当我说给她拍个照时,她还怯怯地做了个“V”字手势……

快报特派记者 郑春平

一家九口 翻山越岭8小时逃生

绵竹市新体育馆的灾民安置点,现在是6000多灾民共同的家。其中一顶帐篷里,满满当地围坐着十个人,在一块小木板搭起来的台子旁吃饭,这是四世同堂的一家十口。尽管吃得很简单,但他们却你谦我让。如果不是在简易的救灾棚,这该是一幅多美的图画。他们说:“我们很幸福了,毕竟人是全的!”

一家十口,一个都不少

这一家十口,最老的曾祖父,82岁;最小的孩子才7个月大。他们的家,是受灾严重而周边道路被完全摧毁的山区绵竹市清平乡。直到目前,被困的灾民也只能靠直升机撤出来。

强震发生时,这一家人幸运地全部逃到了开阔的安全地带。然而,面对频频发生的余震,继续出逃避难却成了最大的难题。“能往哪里逃呢?”孙子辈的王官志30

多岁,是“当家的”,可此刻他也没主意了,四周全是高山,唯一的通道因山体移位被彻底封死了。肩负一家人安全重任,王官志差点陷入绝望。当他们看到解放军战士翻山越岭徒步进山来援救他们时,他立即有了决定:翻山走出去!

“能行吗?四周都是山,以前从来没走过,连路都没有!”老人们格外担心,“我们年纪又大了,娃儿却还那么小,翻不动啊!”

“没关系,解放军能进来,我们也要试试看!”王官志决心要带着一家人走出去。曾祖母身体不好,担心给孩子们添累,死活也不肯一起走,等着解放军来救她。于是,一家九口先上了路。

翻山越岭,多次化险为夷

16日早上6点,天刚亮一会儿,王官志带着家人开始翻山。他抱着才一岁半的小女儿对8岁的大女儿说,“谢谢你们,谢谢战士们。”

第一个“地震宝宝”昨天平安出院了。记者在绵阳市人民医院采访时获悉,这名在地震中剖腹产降生的女婴非常健康。

5月12日14点28分,在绵阳市人民医院剖腹产手术室,产妇胡晓■的腹腔刚刚被打开。突然,手术室剧烈抖动起来,手术器械碰撞得哗哗作响,无影灯剧烈摇晃,不一会儿就灭了。

“地震!”主刀医生张瑛和护士心里一紧,赶紧上前抱住产妇,努力稳定住手术台,不让她掉下去。“我当时也很害怕,那么大的地震,以前都没有遇到过。”但如果离开手术台,产妇无疑会出血死亡。怎么办?“继续手术!”张瑛重新拿起了手术刀。大地在颤抖,张瑛熟练地完成手术的各个过程:取出婴儿、注射缩宫素、缝合,直到给产妇伤口贴上腹贴的那一刻,张瑛才松了一口气。这

时,手术中极度镇定的张瑛再也控制不住自己,接连和护士抱头痛哭了两场。

“那个时候不能扔下病人自己跑出去,是医生的职责让我这样做的。”张瑛昨天告诉我,当时就想:“这下死定了!”但即使死了,也不能把病人扔下不管。当时,为产妇做手术的五名医护人员和护士长都坚守在11楼的手术室里,没有离开。后面的几天,余震不断发生,还有些宝宝就在余震中降生。到昨天为止,绵阳市人民医院已经接生了48名“地震宝宝”。

胡晓■昨天带着女儿出院了,对于当时的大地震,她根本没有感觉,“我当时只想着肚子里的孩子。”她说,打算为这个健康的小家伙起个名叫“摇摇”,以纪念她在摇晃的手术台上降生。

快报特派记者 张星 发自绵阳灾区

“新盖的房子塌了”

救灾棚里铺了好几条被褥,角落里杂乱堆放了些衣物,有的是他们带出来的,大多数都是各地捐赠的,安置点发放给他们的。“家里的三间房子已经完全塌了。”王官志有些黯然,“新房子,才盖了没多久,还欠了4万块的债,我们现在一无所有了!”

说完这句,看看坐在周围的一家人,他眼眶湿润了,“想想总归还是好的,比起那些遇难的乡亲,我们算很幸福的,该知足了,毕竟一家人都是全的。今后,房子还要再重建!”

“想想总归还是好的,比起那些遇难的乡亲,我们算很幸福的,该知足了,毕竟一家人都是全的。今后,房子还要再重建!”

快报特派记者 郑春平 发自绵阳灾区

第一个“地震宝宝”出院 她的名字叫摇摇

第一个“地震宝宝”昨天平安出院了。记者在绵阳市人民医院采访时获悉,这名在地震中剖腹产降生的女婴非常健康。

5月12日14点28分,在绵阳市人民医院剖腹产手术室,产妇胡晓■的腹腔刚刚被打开。突然,手术室剧烈抖动起来,手术器械碰撞得哗哗作响,无影灯剧烈摇晃,不一会儿就灭了。

“地震!”主刀医生张瑛和护士心里一紧,赶紧上前抱住产妇,努力稳定住手术台,不让她掉下去。“我当时也很害怕,那么大的地震,以前都没有遇到过。”但如果离开手术台,产妇无疑会出血死亡。怎么办?“继续手术!”张瑛重新拿起了手术刀。大地在颤抖,张瑛熟练地完成手术的各个过程:取出婴儿、注射缩宫素、缝合,直到给产妇伤口贴上腹贴的那一刻,张瑛才松了一口气。这

时,手术中极度镇定的张瑛再也控制不住自己,接连和护士抱头痛哭了两场。

“那个时候不能扔下病人自己跑出去,是医生的职责让我这样做的。”张瑛昨天告诉我,当时就想:“这下死定了!”但即使死了,也不能把病人扔下不管。当时,为产妇做手术的五名医护人员和护士长都坚守在11楼的手术室里,没有离开。后面的几天,余震不断发生,还有些宝宝就在余震中降生。到昨天为止,绵阳市人民医院已经接生了48名“地震宝宝”。

胡晓■昨天带着女儿出院了,对于当时的大地震,她根本没有感觉,“我当时只想着肚子里的孩子。”她说,打算为这个健康的小家伙起个名叫“摇摇”,以纪念她在摇晃的手术台上降生。

快报特派记者 张星 发自绵阳灾区



特派记者 郑春平

汶川,我们和你在一起